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当代民族问题
战略研究基地 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中心

宗教·社会与发展

——“穆斯林社会发展问题”研讨会论文集

◎ 丁 宏 / 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B969.2-532
2014/

阅 览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基地
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中心

宗教·社会与发展

——“穆斯林社会发展问题”研讨会论文集

丁 宏 / 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宗教·社会与发展/丁宏主编.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5660 - 0241 - 9

I. ①宗… II. ①丁… III. ①穆斯林—社会发展—中国—文集 IV. ①B969.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4450 号

宗教·社会与发展

主 编 丁 宏

责任编辑 吴 云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0 - 0241 - 9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民族问题战略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文库
编委会委员

杨圣敏 马 戎 郝时远 朱苏力 卓新平



总 序

《民族现状与发展研究丛书》是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所属“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中心”的首批课题研究成果。它是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专业的教学与科研人员为主，联合全国 9 省区 15 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相关专家，在部分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参与下，在深入实地反复调研基础上完成的。

“985 工程”是世纪之交我国为创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全面提升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而遴选部分高校率先实施的一项系统工程。中央民族大学以其民族学科的独特性和在全国所处的领先地位而有幸入围，从而为民族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与创新，为中央民族大学向世界先进水平迈进提供了机遇，创造了条件。

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在计划实施的诸多重大学科发展战略研究领域，以民族学专业为平台建立的“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中心”，把首批科研内容选定在了运用民族学学科理论与专长，重点研究当今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现状和发展的现实问题。为了能从更广阔的视野研究民族发展，借鉴更多经验，我们也把视角延伸到了国外。选择民族发展这一现实问题为研究主题，其主要目标有二：一是继承；二是创新。

所谓继承，是指继承中国民族学固有的关注国内少数民族社会，关注和研究现实问题和重视实地调查的学科传统。中国民族学在长达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虽然也研究国内汉族群体，乃至

世界各民族，但中国少数民族却始终是其关注和研究的重心。20世纪30—40年代，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934）、费孝通《花篮瑶社会组织》（1936）、芮逸夫、凌纯声《湘西苗族调查报告》（1939）、林耀华《凉山彝家》（1944）等一批国内外颇具影响的民族学著作的问世，可视为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民族学家重视少数民族研究、重视现实问题研究和重视实地调查的典范成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推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它为民族学以自己的学科理论和专长为国家的这一崇高政策目标服务创造了最佳条件。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实现各民族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弄清我国究竟有哪些民族是先决条件，民族学工作者与相关人员一起责无旁贷地投入了这一全新而又充满挑战的全国民族识别调查研究工作。经过数年的努力，基本上厘清了我国的民族名称与数目，为我国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少数民族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与此同时，为了全面、稳妥地推动社会改革，1956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中国民族学界与相关的兄弟学科人员一起又奔赴民族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短短两三年内便搜集、整理了近两三千万字的资料和调研报告，成为20世纪50年代社会改革前各民族社会形态极其珍贵的历史记录，也为各民族社会改革提供了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参考文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一个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代。面对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生态复杂、文化多样的国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现代化课题和发展进程必然不尽一致；我国少数民族大都分布在西部地区、边疆地区，与内地，特别是东部汉族地区相比，那里地处偏僻，生态脆弱，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农村贫困面大。对于现代化、小康社会，人们的期望值很高，而实现它的难度却很大。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都有自己的优势和

劣势，如何因地制宜、因民族制宜，发扬优势，扬长避短，加快小康和现代化进程，这对以民族社会研究为己任的民族学学科来说，是时代赋予的新使命、新挑战。事实上，我国民族学界敏锐、及时地抓住了这一机遇。改革开放近 30 年来，从以费孝通、林耀华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到他们的数代学生及同辈学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多规模的持续性的少数民族社会调查，同时也有对国外相关民族的访问考察，收集了大量新资料，撰写了一系列调研报告与著述，为少数民族繁荣、进步、奔小康献计献策。而这方面，民族学（亦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大师费孝通先生为学界树立了榜样。改革开放初期，已届古稀之年的费孝通先生备受时代精神的鼓舞，以极大的热情和学术使命感，重新投入到推动学科发展与学术创新的实践活动中。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间，他先后奔赴除新疆、西藏之外的几乎全国所有民族地区做社会调查，与农村、牧区、贫困地区的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密切接触，了解他们的生活，倾听他们的心声，力求运用学科的理念与智慧，帮助人们寻求科学的、因地制宜的脱贫致富奔小康之路。今天大师已经仙逝，但他的民族学、人类学“必须为人民服务”的倡导和他所坚持的民族学重在应用的传统，正在得到后辈的继承和发扬。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建设项目“民族发展研究”，正是对民族学学科优良传统的新实践、新继承。

创新，是“民族现状与发展研究”希望达到的又一目标。世纪之交，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出，主要聚居于西部地区的我国广大少数民族，又面临着发展的新形势、新机遇与新挑战。作为以重视应用研究为特征的与时俱进的民族学，也必须要有新视角、新思维和新理念。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为新时期民族学在民族问题和民族发展研究上的理论创新打开了思路，指明了方向。坚持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党的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具体而言，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协调，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简言之，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对我国广大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而言，科学发展观无疑是指导其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科学理论，它也是民族学研究民族问题和民族社会的目标所在。“985工程”项目“民族现状与发展研究”的所属课题，正是在科学发展观理论指导下，对部分少数民族发展问题所做的一次局部、微观的典型调研，其中也包括对邻国某些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状况与经验的调研。通览国家发展大局，分析民族与地区特点，探寻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突破口，是本项系列研究的主要目标。创新绝非易事，但这却是学人团结协作所做出的一次认真的努力。缺点在所难免，希冀得到社会检验和各方面的指正。

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白振声

2007年10月20日

目 录

· 伊斯兰哲学宗教思想 ·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北京穆斯林学者

- 关于伊斯兰教本质的讨论 华 涛(3)
- 《圣经》和《古兰经》中的“至上神”
- 概念及其译名辨析 周传斌(22)
- 什叶派伊玛目教义管窥 杨忠东(36)
- 浅谈伊斯兰教信仰对
- 穆斯林人生价值观的影响 马福元 唐淑珍(49)

· 伊斯兰教育 ·

- 历史上的伊斯兰教育 周燮藩(63)
- 中国回族伊斯兰教育的三次创新 高占福(77)
- 经堂教育与中国穆斯林社会发展初探 沙宗平(89)
- 回族、哈萨克族经学教育的比较研究 马 亮(107)

· 穆斯林社会与认同 ·

- 回族穆斯林的开放心态与心理底线分析 马 平(123)
- 湖北回族社会发展现状调查报告 许宪隆 李安辉(132)

回汉民族关系问题研究	丁 宏(154)
临夏大拱北门宦形成与 组织运行模式研究	王惠珍 丁明俊(166)
中国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特点分析	杨桂萍(187)
冬虫夏草与藏区回商的社会角色变迁	敏俊卿(204)
仪式·符号·互惠 ——清真寺与回族认同	高 源(219)
伊斯兰教建筑化儒的和谐之音 ——以历史人类学的角度看宁夏清真寺	高法成(230)
吴忠民族源流及历史解读	张建芳(242)

· 穆斯林女性 ·

河北大厂回族妇女经济参与状况调查	王 艳(259)
农村生育性别偏好的功能分析 ——对孟村回族自治县农民的个案调查	龚 方(268)
穆斯林妇女戴面纱习俗浅析	蒋佳宁(277)
穆斯林女性的赋权：现实或一厢情愿？	许燕 译(290)
“穆斯林社会发展问题” 学术研讨会综述	
	耿雅丽 龚 方(295)

· 伊斯兰哲学宗教思想 ·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北京穆斯林学者 关于伊斯兰教本质的讨论

华 涛^①

如果有人问某个宗教的本质是什么，这大概会被认为是世俗社会之人对宗教的一种无知提问。但是，如果将提问变为“某某宗教是什么”的时候，那就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提问和回答了。例如，1921 年出版的中国穆斯林杂志《清真周刊》在第一卷第一号第一页中就指出：“茫茫世界，芸芸众生。非宗教无以维系人心，非法律无以范围现状。宗教者何？即人民所信仰之教也。”再如 1934 年《成师月刊》创刊号及其后若干期的文章《什么是回教》。而当某一宗教面临危机和挑战时，“是什么”的问题更会被提出。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穆斯林社会发展的重要时刻，也是中国穆斯林现代民族意识形成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中国穆斯林与外界有了较多的接触，如与中国汉族学者中对伊斯兰教有所关注者的交往，到阿拉伯—穆斯林国家访问而与阿拉伯—穆斯林社会的接触，以及与外来的西方传教士特别是向穆斯林传播基督教的传教士的接触等。在这些接触中，中国的穆斯林学者曾经在“伊斯兰是什么”的问题上与基督教学者有过争论。虽然这个争论持续时间不长，波及范围不广，但却展现出当时中国伊斯兰学术活动的广阔历史背景。这就是中国穆斯林从 20 世纪初开始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对自己独特认同的成功追

① 华涛，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求。这里的讨论主要围绕当时北京发行的穆斯林杂志《正道》以及与它相关的文献。而讨论的起因是该文作者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收藏的基督教传教士 Lyman Hoover（胡籁明）的个人材料中，看到了一封《正道》给传教士梅益盛（Isaac Mason）的信。梅益盛对中国伊斯兰教很有研究，但信中表达了中国穆斯林学者对他的气愤。

一、《正道》杂志中关于“伊斯兰是什么”的论述

问题是由中国穆斯林杂志《正道》引起的。《正道》是中国穆斯林的“追求学会”主编的杂志，民国二十年（1931）5月15日北平牛街清真书报社正道杂志社印行。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是发刊词“几句当然的开场白”。这个发刊词介绍说，《正道》的前身是民国十年（1921）清真书报社刊行的一份存世不长的周刊《清真周刊》^①，这份刊物的办刊目的就是“向着光明的正道路上去，并且为着‘正义人道’而努力”，“我们以真正信仰真宰的精神勇敢地向前进”。而杂志“首要的便是来谈‘伊斯兰’了”。杂志的编辑们自信地宣称：“阅者们，我们真敢大胆地允许你们，假如你们看完了一期正道而得不到些许新的感触，那么，下回的正道给你送去的时候，你就不必再看了。”这篇发刊词还介绍了《正道》的九个部分，即“社论”、“宗教”、“论丛”、“艺圃”、“社会调查所”、“稚园”、“新闻社”、“通讯社”和“问事处”。

^① 两份杂志的编辑负责人都是马宏道。《清真周刊》很快停刊的原因不清，但在该刊第一卷十二期最后的“本报紧要启事”说：“本刊自出版以来，荷蒙各界欢迎，感谢之至……种困难问题，并有奸人从中挑畔，发生暗……版，鄙人系一介阿文学子，无法敌抗，至……蒙上帝佑我，暗潮已将解绝，本刊照……按期即出。如定全年者，以五十期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民国资料，本页有损）。从这份启事可以看出，当时《清真周刊》遇到了麻烦。《正道》在发刊词中也暗示了这样的困难。

在这个开场白之后的“教义”栏目下，就是一篇讨论伊斯兰教本质的文章——《伊斯兰使人作什么》，作者署名“伶仃”。伶仃在文章中说：

当我们寻求一种对象，竭力的思索着，用尽了方法而得不到究竟的时候，就会苦闷得难过；在我心中老是旋转不去，经历了十余年之久的那些问题，为首的就要推“回教是什么？”再换一个方法问，就是“回教使人作什么？”别人也许有同感吧！也许因为不得其解而彷徨吧！我找过许多书，像《大化总归》、《四典要会》、《天方典礼》、《天方性理》等不下二三十种，并且逢人便问，可是结果徒然！并且“使不得”，“有罪”等名词，把求知的嫩芽，践踏得不堪。近来看些英文的教籍，有些领悟了，不过因为学识浅薄，对这个问题只好算部分的了解，然而在这种急需的情况下，就自己的力所能及，来说个大路好了。

“回教”这个名词我们把它抛弃了吧，因为除了中国人和一部分日本人之外，没有人懂“回教”这个名词的朦胧不清的意思；中国人这么称呼它，欧美人称它为穆罕默德教，这都是不普遍的。世界不论什么地方的穆斯霖，都知道他的原名是“伊斯兰”，况且欧美各国的字典中，都可以找得出来这名词，所以一大部分的非穆斯霖，也知道称它为“伊斯兰”。

好了，我们把那问题中，“回教”换成“伊斯兰”，这么问：“伊斯兰是什么？”“伊斯兰使人作什么？”

“欲溯大源举足莫从他处去。”请先将“伊斯兰”这个名词解释一下：这个名词字面上的意义就是“和平”（Peace），再深刻一点说：“伊斯兰”是使全人类的生活趋于和平的一种力。明白了这一点之后，请看下面古兰——伊斯兰的经——上的几句话：

“我曾为你们选了伊斯兰为一个宗教。”

“的确，属安拉的宗教是伊斯兰。”

“安拉造化的自然，在他里面他造化了所有的人们，那个自然，才是真正的宗教。”假如我们把这三句话加以思索一下，便可对“伊斯兰”的意义了解个大概。到此又有问题了。

谁是安拉呢？

“安拉”不属物质，不属能力，不属精神。我们看古兰中的唯一一章说：

“说，他——安拉——是唯一的，安拉是无物能离之独立的他。他不产，他也不是谁产生的；并且没有谁和他相同。”

假如我们要对安拉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请看古兰中对安拉之品德的描写：

“他是安拉，除却他没有当崇奉的，他是未见与可见的洞晓者；他是慈惠的，仁爱的。他是安拉，除却他没有真宰，他是领袖，神圣，和平的创造者，安宁的给予者，一切的保护者，他是权威，他是任何丧失的挽回者，伟大的主有者；安拉，高超于被化育的一切之上。他是安拉，物的创造者，灵的创造者，显化者。他的品德（凡是人能想得到的）是最优秀最美的，存于诸天体和地球上的任何物，都歌颂他的光荣和他的完美。他是权威，他是聪明。”

由此我们可以简赅的得一个结论：“安拉是真善美的源泉”。

既然认识了安拉之后，我们前面所引古兰中关于伊斯兰的话，一定更加了然了。那末，“伊斯兰是什么？”这个问题，经过这番思索之后，便有了相当的解决了。

方针是这么定了。——维持人类的和平。

在这篇不长的文章中，作者的主旨非常清楚，就是要探讨“在我心中老是旋转不去，经历了十余年之久的那些问题，为首的就推‘回教是什么’，再换一个方法问，就是‘回教使人作什

么’”。作者自称“找过许多书”，包括清初刘智的《天方典礼》和《天方性理》、清代中后期马复初的《大化总归》和《四典要会》“等不下二三十种”，但是他不仅没有从这些非常著名的穆斯林著作中得到满意的答案，甚至这样提问也被认为是“使不得”、“有罪”等。直到“近来看些英文的教籍，（才）有所领悟了”。作者认为应该用“伊斯兰教”代替中国穆斯林常常使用的“回教”，并且由此解释了“伊斯兰是什么”的问题：“‘伊斯兰’是使全人类的生活趋于和平的一种力”；“（是）维持人类的和平”。

自从有关伊斯兰教的信息在唐代传到中国，汉语语境中“伊斯兰”的译名虽有采用音译的，如辽代的“移习兰”，但大多使用中国式的名称，如“大食法”、“天方教”、“清真教”、“回教”等。到明末清初，虽然也有音译的例子，如《归真总义》（张中）写作“依斯了门”^①，《真功发微》（余浩州）写作“以思喇目”^②等，但仍然以“清真教”、“回回教”、“回教”为主要名称。一直到民国初年，用音译的才逐步多起来。现在，“伊斯兰使人作什么”的作者伶仃为了要说明伊斯兰教与和平的关系，主张音译“伊斯兰”，因为阿拉伯语“伊斯兰”的词根，即意味着和平。实际上此后虽然有不少人仍然使用“回教”这个称呼，但“伊斯兰”的使用越来越多。^③

伶仃的文章中另外一个突出之处是将伊斯兰与和平连接在一起。应该说，在他那个时期以前，这样解释伊斯兰教本质的似乎没有。实际上在《正道》发行以前，在民国期间中国最重要的穆斯林杂志《月华》的创刊号上，我们发现这位伶仃关注到对伊斯兰教的这样解释。在1929年11月5日的这期创刊号上共有5篇文

① 杨晓春同志提示。

② 纳巨峰同志提示。

③ 以《月华》杂志为例，虽然“回教”一词在20世纪30年代该杂志中仍然居多数，但1938年该杂志复刊后，将以前的“教闻”改为了“伊斯兰信息”。